

# 天定风流

① 千寻记  
【下】

天下归元·著

神眼名医，朝廷供奉，女武状元，云雷新统领。  
她和他携手步入辉煌殿堂，还是一起迈进阴谋陷阱？  
大燕太孙，妖魅沈相，沧海生灭，谁为棋子？  
剧藩惊变，风雨欲来。



天下归元·著

① 千寻记  
【下】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## 第六十一章 花下一曲《凤求凰》

那人的语声响在耳边，君珂浑身又是一冷！

沈梦沉！

他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

随即她想了起来，皇后是沈梦沉的亲姑姑，作为娘家嫡亲的外甥，他进来见见姑姑，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
“娘娘，”沈梦沉向帘内躬了躬身，“今儿可好些了？”

“不过老样子罢了，只可惜遂不了某些人的愿。”里面的人慵懒道，分不出喜怒，连这样似乎带有怨气的话，说起来也淡得像梢头飞落的柳絮。

“君供奉可有看出娘娘的痼疾来？”沈梦沉转身问君珂，微微上挑的眼角笑意悠长。

他消息倒灵通！

君珂忍不住又对着帘幕后看了一眼，这一眼再次令她心中一紧。

帘后榻上，那卧着的人影，腹部血管经脉之下，有一团小小的蜷缩的黑影。

那黑影乍一看让人以为是肿瘤，然而再一细辨，再结合所处的位置，便叫人心中发冷。

那是一个还没成形的死胎！

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居然没有流掉，在皇后腹中待了下来，渐渐转为痼疾，折磨了她十余年的死胎！

很明显，当年皇后流产之前怀的是双胞胎，流产只流掉了一个，所有人没有想到腹内还留了一个。

这样一个东西留在了腹内，如何不病？

要不是因为她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天下的珍稀药物流水一样用着，只怕早就死了吧？

君珂心中还有一个疑惑未明，太医院没有岐黄圣手吗？有死胎也查不出？或是不敢说？

如果当年皇后只是做了一场普通的流产，肚子里还留了一个却全然不知，那么说出来也无妨。可是后宫是天下第一诡谲地，她在进宫之前，纳兰述就再三关

照她，也许陛下会让她给皇后诊病，一定要谨言慎行。皇后缠绵病榻多年，大家也早已接受了事实，治得好也就罢了，万一有个不好，反倒获罪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

如今眼看着一个难题摆在了她面前：这死胎，能不能说？

“娘娘，”君珂斟酌再三，终于做了决定，遂舔舔唇，低声道：“您只是体虚……”

帘内突然一阵大咳，打断了她的话，随即便见帘后人一阵激烈的痉挛，撞得玉帐金钩不停作响。宫人们迅速冲了进去，熟练地喂药按摩抚胸急救。好一阵子帘内人才缓缓地躺了下来，一只手垂在榻边，白得枯木似的，隐隐浮着青色的筋络。

君珂的心颤了颤。

这般的痛苦……

这般的痛苦，其实很容易解决，只要她和柳杏林联手，很快便可以将那死胎取出。那东西一去，皇后无药自愈，再也不用整日受病痛折磨。

如果她也沉默，皇后便是苟延残喘，永无救贖之日。

君珂的手指，慢慢抠进了掌心，亲眼见着病人这般苦痛，她的决心突然开始动摇。

她忽然想起柳杏林，那个老实得近乎迂腐的男子，天生有着医者悲天悯人的情怀。无数次她看见他一个大男人躲在屋后偷偷抹眼泪，为那些难以救治的病人。

她记得他说：“小君，我恨我不能救天下所有病苦者。”

柳杏林如果在这里，会怎么做？柳杏林如果知道她这么做，会怎么想？

君珂闭了闭眼，又睁开，突然上前一步，低声道：“娘娘，您身体虚弱，是因为腹内……”

“因为五内不调，湿气郁结是吗？”一双手伸了过来，再次搁在她的肩上，指尖微凉。不知怎的君珂便觉得冷，微微打了个寒战。

沈梦沉揽住她的肩，神情似笑非笑，“神眼果然是神眼，确实，太医院所有名医都是这么诊断的。”

君珂张口结舌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沈梦沉已经推着她向外走，笑道：“娘娘刚发病，咱们不要在这里惊扰了她。来来，外面花厅坐坐，我向君供奉讨教点保养良方。”

他似乎在这凤藻宫内很随意，宫女嬷嬷们都不拦他，也没有跟随。君珂想甩

脱他，可惜沈梦沉的手紧紧卡在她肩上，哪里容她甩脱？

直到行至花厅，那里四面回廊，底下活水，一眼望去没有人迹，沈梦沉才停住脚步，却没有松手，将君珂往凳子上一按，笑道：“乖乖坐着吧，少说话，多听话，啊？”

君珂怒目瞪他，冷冷道：“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？”

沈梦沉凑过脸来，玩她垂落的发丝，一双水光流溢的眼睛，眼角从下往上挑起时弧度勾人，“我救了你的命，等你来谢我啊。”

君珂大力扭头，以示不齿，谁知沈梦沉拽着她的发丝根本不松手，她一扭头，头皮被拽得生疼，只好又扭回来。她心中生恨，知道眼前这个人绝不是纳兰述，能任她予取予求，也不是纳兰君让外冷内热，他的字典里可没有“怜香惜玉”这样的词。在他面前，她君珂打也打不过，惹也惹不得，还是老实点，瞅个空子逃跑算了。

“你救我什么命？”君珂眼角余光瞥着四周地形，和他打哈哈，“我看你是拦我救别人命！”

“所以是救你命呀。”沈梦沉把她的一缕头发抓在手里，再分成三缕，慢慢编着辫子，辫子滑溜不起毛边，他说的话却带着锋利的刃，寒气逼人，“你以为你真能救皇后？你刚才想说什么，她腹内有东西？你又想像对君让一样剖开皇后的肚子？你以为这些人的肚子是你案板上的鸡鸭，想剖就剖？君让那事是你运气好，救成了，他不好和你计较；但皇后这事，陛下怎么可能同意你动刀？何况动刀的还不是你，是柳杏林吧？皇后万金之体，能给一个少年男子摸来摸去，剖来剖去？”

“可那是你姑姑！”君珂越听心越凉，但还是忍不住顶嘴。

“所以我对你之心天地可表嘛。”沈梦沉又恢复了那种懒散的笑意，“你看，我姑姑我都没管，就管你的死活了。”

“说不定柳兄有药物可以化去那……”君珂咕哝。

“太医院缺过岐黄圣手？这么多年真的一个大夫都没看出皇后的问题？真的一个能治她的怪病的大夫都没有？”沈梦沉笑意冰冷，像五彩重锦染了一层淡淡的霜，“当初皇后流产，曾指控是德妃所为，但这事还没调查出个究竟，德妃便于那年元宵死于城楼之上。之后风向掉转，皇后反而被指控暗杀德妃。此事被陛下以皇后也是受害者的理由，硬压而下不了了之，但两家仇怨由此结下。燕京三大世家——韦、姜、姚，姚家是当年九蒙第一富豪，太祖皇帝攻入关内时，姚家倾囊相助，因此太祖皇帝曾立誓，苟富贵不相负。姚家虽因出身商贾，排名三大

世家之末，论富却是天下第一，足可影响整个大燕的经济命脉。

“多年来，陛下其实施展的是制衡之术，让姚、沈两家互相克制。德妃和皇后斗了一辈子，她死了，皇后病重，这也是姚、沈两家的相互制衡，一旦皇后痊愈，姚家便会认为德妃死得冤枉，怎么肯善罢甘休？一旦三皇子因此掀出旧案，要求洗清他母妃的冤屈，查找凶手，姚家再倾力相助，你可以想想看，朝局乃至整个大燕，又会有怎样的动荡？”

君珂抚额，喃喃道：“一场病看不看，也能惹出这许多文章……”

“后宫之事，从来都关系朝廷。”沈梦沉慵懒一笑。

“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拦下这事。”君珂纳闷，“皇后痊愈，坐稳中宫，你们沈家不是地位更稳固吗？你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忠心事君、害怕朝局不稳的臣子啊，你更关心的应该是你们沈家的利益才对。”

“没有皇后，还有太后。只要太后在，下一个皇后就算不姓沈，也不会姓姚。何况我们沈家的女人，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死的。”沈梦沉好像没听出君珂后一句的讽刺之意，懒懒道：“姑姑就适宜这么病着，陛下才安心；陛下安心，我们沈家才安心；后宫的妃子们忙着争后位，一批批地死，姑姑也安心。你看，大家都安心，你为什么还要跳出来，搅得大家都不安心？”

君珂叹道：“做你们沈家的女人，真是不容易……”

难怪皇后那么淡漠无为，她自己对这样的情形，也是心里有数并接受的吧？

“没事。”沈梦沉凑在她颊边，低低笑道：“我不会让你像她们那样受尽委屈的。”

“关我什么事……”君珂说到一半才反应过来，敢情这家伙又在趁机调戏她了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沈相真是爱开玩笑，不过君珂却记得沈相的恩德，远的不说，便是最近，那《毒经》，那十檀指，还有那两次我的毒指被紫薇花粉引动，都是您的手笔吧？”

“这不都是为了让珂珂早些知道，在我身边才可以活得更好吗？”沈梦沉并不否认，笑得柔如流风。

遇见你我才是倒了八辈子霉！君珂怒从心起，唰地站起，“今儿承你提醒，多谢多谢。”草草谢了一句便要走，步子一迈，便疼得哎哟了一声。

头皮被扯得生疼，她一回头，便看见自己的头发不知何时被沈梦沉分成无数股，编成极细的辫子绑在旁边的一株桂花树上，排得整整齐齐仿若琴弦。她刚才听得入神，居然没有发觉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君珂抬手就去解辫子，沈梦沉一拦，笑道：“听。”

他突然落指于那“辘轳琴弦”上，慢捻轻挑，赫然便是拨动琴弦的姿态。辘轳琴弦当然是没有声音的，他却微微含笑，似真的沉迷于琴声。

彼时正近深春，凤藻宫的花开得正艳。淡粉轻紫、湛蓝娇黄，那些轻盈的花瓣，被柔柔的风卷起，温柔拂过，纷落于男子衣上。那人一袭水色长袍，袖口镶湖水蓝星纹滚边，像携了落花的流水，悠悠流向橘子洲头。风清，水秀，云淡，花深，人却比花更艳，微垂的脸上一抹笑，姿态风流。

君珂有一霎的静寂，为这如画春光里，妙笔难绘的鲜妍。

修长的手指在黑色的辘轳琴弦上一拂，曼妙轻柔。沈梦沉当真如奏了一支妙曲，微笑抬头看君珂，问：“如何？”

君珂正色道：“头发在惨叫。”

沈梦沉一笑，手指一划，那些辘轳琴弦自桂花树上纷落，像瀑布瞬间从天际泻下。君珂手忙脚乱归拢梳理，那人也不帮忙，拢着袖子看着，忽然俯身在她耳边呢喃道：“刚才那一曲是《凤求凰》。”

君珂心中一震，住了手，沈梦沉却已微笑转身而去。

从宫中出来，君珂心中怅然若失。她从没想过，朝局是这么的波谲云诡。她当初和柳杏林一神眼一圣手搭档行医，满心都是悬壶济世的骄傲和欢喜。不料这世上居然还有一种病，是不能治的。

这种病，叫政治。

如果说和纳兰述在一起让她看见了藩王的审慎和自卫，和纳兰君让在一起就让她看见了皇族的深沉和现实，而沈梦沉，则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了她，世家所处的制衡的政治。

君珂长长地叹口气，看看身后的“神兽”么鸡。么鸡已经戴上了它的御赐玉牌。那个太监果然会办事，那个“肉”字加粗、加红，还镶了金边，鲜亮得老远就看见狗脖子下一个大大的“肉”字。

君珂带着么鸡，从凤藻宫一路到宫门，么鸡逢人就托起它的玉牌，嗷呜一声。

太监止步，君珂翻译，“见者给肉。”

太监们狂奔去厨房找肉。

宫女诧异，君珂翻译，“见者给肉。”

宫女们赶紧去翻自己带的食盒。

定和门外一堆京官、外地官等候见驾，么鸡叼着它的玉牌，招摇过市，坚决

要从人堆里走，嗷呜。

君珂一个个地翻译，“圣旨，给肉。”

“给肉。”

“肉。”

……

出了宫门，身后已经装了整整一车的肉，还有相当一部分身上没带肉的，承诺稍后一定送到府里。君珂回头看看么鸡那满足得恨不得飘飘欲仙的表情，再一次郁闷地发出了呐喊：“人不如狗啊……”

据说这句话在很多年以后流传了整个天下，并让足足一个连的史学家埋头在发黄的书卷里钻研了许多年，始终没能钻研明白，那位传说里位于天下顶端的人物，为什么在正要步步高升之时，发出这么一声痛苦的呐喊……

君珂其实骂完也就了事了，都来大燕一年多了，还不认命吗？再说这狗也不是普通的狗，在现代可谓有价无市，真要有，怕不得卖个上亿？一般人还真不如它。

这么一想，君珂立即又兴奋了——哟，我牵着一亿人民币在街上走呢！

君珂昂首阔步走了一阵，却把方向搞错了，没找到在宫门之外等她的车。她从武德门出去，武德门那边是一溜的武事衙门，兵部、刑部的办公署也在那边，走不多远就见那边广场上热闹得厉害，一堆人围得水泄不通，还有一堆人游泳似的向里扎。

君珂一问，哟嚯，武举大考开考，现在正在报名！

君珂立即蹿进人群，不多时眉开眼笑地蹿了出来，心满意足地离开。

在她走后，人群里又蹿出个女子，官员们慌忙见礼。她平静地道：“她报名了？那我也报！”

君珂参加武举大考报名时，纳兰述正在燕京别业里和戚真思头碰头。

“千霞谷那边传来密报。”戚真思哗啦啦地翻着手里的东西，“周桃最终见到了世子，这女人不知出了什么么蛾子，世子竟然没舍得杀她。然后鲁南王知道了，勃然大怒，率兵来追索世子。世子在千霞谷外拉出私军抵抗，却在当晚，被……”她突然吸了口冷气，“被周桃所杀。”

纳兰述一怔，“周桃？”

“嗯。”戚真思垂下脸，拒绝和他目光接触，“然后这女人拎着世子的脑袋，回了鲁南王府，跪在鲁南王面前好一阵哭泣。她说自己被世子垂涎已久，终



于在单身外出时被世子强掳。她含悲忍辱以身事敌，终于千辛万苦寻到良机，杀了这个狼心狗肺的逆贼。如今身子已污，也无颜再伺候王爷，只待杀了逆贼报了王爷大恩就一死了之，随即便以头撞柱……”

纳兰述挑挑眉，连句“死了？”都没问，果然戚真思继续道：“当然没死成，还感动了鲁南王那老家伙，当即给她看伤，又要提她做侧妃，周桃却没肯。”

“哦？”这下纳兰述怔了怔，以周桃的性子，这不是她最喜欢的事儿吗？

“她说身子已污，无颜再为侧妃，愿为王爷护卫，为王爷训练私军。周家一门为将，她自小耳濡目染，也不是全然无知。王爷身边虽不乏能人，但最为可靠贴心的贴身护卫却还缺少，她周桃愿意从此易钗而弁，永为王爷忠心护卫。”

戚真思读了这么一大段话，纳兰述只说了两个字：“军权！”

两人对望一眼，纳兰述缓缓道：“小戚。”

“嗯？”戚真思转着眼珠。

“关于周桃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纳兰述狐疑道：“这女人虽然狠毒跋扈，但似乎还没有这般心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戚真思肚子里暗骂：你小子太精明！却万万不肯将千霞谷中周桃的遭遇给说出来——纳兰述最讨厌的就是这类事，如果知道当日还出了这事，那监视周桃的两兄弟八成得受罚。

戚真思一向心疼部下，而且也不认为部下在这事上做错了，一扬头，理直气壮道：“哪能呢？这么多年，你看我瞒过你什么来着？”

“你瞒过我你的性别，以至于咱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小男子，在那雪原上天天搂着你睡！”纳兰述毫不客气地拆穿她。

“我那不是自己也没搞清是男是女吗？咱们那时要想活命哪有什么男女之分？”戚真思反唇相讥，“什么你搂着我，不是我怕你冻死搂着你吗？当初是谁拼命往我怀里钻，还喊我哥来着？”

“哥！”纳兰述立即笑嘻嘻喊一声，“啥时候给兄弟娶个嫂子回来？”

“下面这条信息是尧国的。”戚真思岔开话题，继续讨论密报，“我们的人已经到了尧国边境，说是边境查得极紧，一时进不去，正在想办法。”

“极紧？对燕朝来人也紧？”纳兰述皱起眉。尧国是大燕属国，关卡对燕人是比较宽松的，如今这情形可有些异常。

“再等等看吧，第三件事。”戚真思又拿起一封书信，这回不是尧羽卫专用密报，而是普通的信笺，“崇仁宫和兵部联合来函，请冀北睿郡王，为即将到来

的武举大考做仲裁。

“找上我干什么？”纳兰述皱眉，“我们藩王可蹭不上燕京的浑水。”

“不都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嘛。”戚真思笑，“皇帝有心趁这次武举大考，好好寻些领兵人才，也好涤荡下燕京子弟的脂粉气。看这次的隆重程度，保不准未来大将就诞生在此次武举大考之中。军权啊！郡王，这是军权啊！哪边不争红了眼睛？武将派系固然要拉拢自己的人，文官集团也希望能够插手武备，闲散的功臣贵戚还希望借此寻点差事东山再起。确定这个仲裁人选，比确定考官人选还要难上百倍，各方利益代表都要有，却又不能令谁家独大。我敢说纳兰君让为这个人选愁白了眉毛，各方大佬为这个人选也一定吵翻了崇仁宫。要找各方都同意的仲裁人选可不容易——正好你来了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冀北毕竟不涉燕京朝政，武将再怎么选，也不会派到冀北，所以你是完全的中立人，各家如果塞不进自己人，来个中立的也是好的。”

“这是纳兰君让打的如意算盘，我为什么要答应？”纳兰述冷哼，“当我傻子好用？这是浑水，踏进去没好处，倒可能弄脏自己的脚。他做的美梦！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不去？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真的不去？”

“真的不去！”

“那好。”戚真思招招手，唤来一个护卫，“去回报太孙府等消息的人，就说睿郡王最近得了阿兹海默症，去不了，请向太孙表示歉意。”君珂也曾教过她“阿兹海默症”这个词。

“是。”

“什么是鸭子海魔？”纳兰述对戚真思的安排是满意的，但对病名却有些不得其解，不由得发问。

“哦，就是老年痴呆症。”

……

半晌，室内传来一声巨响……

当室内恢复安静之后，戚真思才拿起刚刚来传报的护卫送来的最后一封书信，那是个名单一样的东西。她随意翻了翻，目光突然一凝，随即露出一丝狡黠笑意。

“还有个消息要不要听？”

“嗯……”纳兰述似睡非睡。

“也不是那么重要。”

“哦……” 纳兰述打个哈欠。

“刚得到的消息，某个人，偷偷报名参加今年武举大考。”

“哦……啊？”

快要睡着的纳兰述，霍地一下站起来，“报了？”

“报了。”

“改不了了？”

“已经归档送兵部了，再拆要圣旨才行。”

纳兰述二话不说，抬脚就走。

“去哪儿？” 戚真思懒懒地喊，露出奸诈的笑容。

“把太孙府的人追回来！” 纳兰述一边向外奔一边喊：“我要当仲裁！”



## 第六十二章 狼血沸腾

君珂参加武举大考的消息，旋风一般在三天内迅速刮过了整个燕京贵族阶层。朝野现在对君珂还不熟悉，但燕京贵族，尤其是王孙公子们，对她倒是印象深刻，听见这个消息，震惊过后，立刻抓耳挠腮，喜不自胜。

喜什么？喜的是找到替死鬼了！

今年武举大考，在皇太孙的力主下，改革了往年的贵族内选制，允许平民参选；另外，有感于贵族少年风气不良，皇太孙建议，所有凌云院在读学生，全部要参与今年的武举大考。并不是让他们去争什么低级武官职衔，他们也看不上，而是要求他们必须在武举大考中胜一场，否则便取消凌云院就读资格。

燕京凌云院是大燕最高的贵族学堂，也是所有贵族少年必上的镀金大学。凌云院三年一结业，招收所有皇族王公及在京三品以上官员直系子弟。燕京子弟并不以进凌云院为荣，但却以进不了凌云院为耻，在凌云院没有混完三年就被赶出来，那这辈子也就不用再在燕京混了。

在凌云院没有混完三年，却不是被赶出来，而是被荣耀地送出来的，自凌

凌云院创办以来只有三人：一人读了半年，在半年考试上把快要结业的上三年第一名的师兄，三招放倒，然后笑着教授，笑得教授们立刻决定让他光荣结业，这是沈梦沉；一人读了三个月，等不及半年考试，第三个月直接拎出了院中同届据说最好的苗子，拎着他到了教授面前，逼着他换了八种武器和自己对决，无不把他击败，然后直挺挺站在教授桌边等结业书，这是纳兰君让；还有一个人，老老实实读了快一年，这一年的前十一个月，他上课睡觉、练武装病、吃饭冲锋、赌博扎堆。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“乡下废柴”必定要以年度倒数第一，成为第一个被光荣提前劝退的学生的时侯，他某天早上起床时突然道：“燕京没啥玩的了吧？”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，他抓抓头发，道：“唉，行了，走吧。”众人以为他还没睡醒在说梦话，谁知他披件衣服直奔教授办公署，当即掀翻了三位最强的教授，然后自己打开了教授的抽屉，抓出结业书唰唰填上名字，末了还特意划掉最高等级的“卓异”，自己写上“举世无双”。然后抓了结业书，连行李也不收拾直接回了老家——这位是谁，想必已经不用说了。

凌云院的学生们，自然不敢和这三位神人比，这三位，一位已经是当朝右相，年纪轻轻身居高位；一位是藩王世子，将来铁板钉钉的第一藩王；另一位更可能是未来皇帝。别说他们是光荣结业的，就是他们真的是劝退的，大家也得装傻，“啊？是吗？有这回事？有吗？没有的！”

不好比，就得忧愁自己这次怎么过关了。王孙公子们知道自己的斤两，打起架来，哪能和那些乡下武夫相比？唉，要是比化妆技术就好了。

但是，福音来了！

那个神眼少女竟然参加武举大考了！

垫底的人来了！

男人打不过，女人还怕打不过吗？

王孙公子们虽然打扮上往女人靠，内心却还记得自己是男的，总觉得女人再强，也就那么回事，不敌他们男人动动小手指。正愁这“必胜一场”没有底气呢，这下不用愁了。

凌云院王孙们为此积极报名，纷纷走后门拉关系请客吃饭打通关节，要求兵部那些安排考场的主事们，无论如何要安排自己和君珂对战一场……

君珂当然不知道自己无形中成了凌云院学生们的救星，当戚真思告诉她这事的时候，她托着腮发了半晌呆。戚真思以为这个半路徒弟想必要勃然爆发，表示一定要打残那些人，谁知君珂发呆完，问戚真思：“这个武举大考可以输几场？我可不可以在不影响我进入最后决赛的前提下，适当地输上几场？”

“你想干吗？”戚真思呆呆地问。

“我在想，找出几个特别有钱的王孙公子，把他们堵在黑巷子里，先胖揍一顿，再在他们灰心绝望的时候告诉他们，我可以在比试的时候让他们赢，条件是给我钱，很多很多钱！”

戚真思吐血倒地，蹲在一边的晏希赶紧跳起来接，被戚真思一脚踹开……

削果子的红砚险些削到么鸡的屁股，被么鸡含怒叨走了所有的果子……

懒懒看书的纳兰述唰地坐起身，拉着君珂就向外走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照你所说的去办啊！”

两人奔了出去，戚真思爬起来破口大骂：“你有出息啊！咱又不差钱！”

咱差的当然不是钱。

咱有的是一颗在任何时候都会创造有利于自己的资源的脑袋。

纳兰述带着君珂直奔最繁华最热闹的京西，熟门熟路地找到一条黑巷子，道：“就在这里等着，这里是必经之路。韦家规矩最大，韦家的公子哥相对会比较早离开花粉巷；然后是姜家人，文官嘛，喜欢中庸，他家子弟人前人后都爱装，走路也要在中间；最后是姚家，钱多，商贾出身，爱玩也会玩，规矩没前两家大，最迟回家。就这三家是百年世家，家底丰厚，拿得出钱，其余那些好多空壳子，没意思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韦家嫡子韦应最是迷恋花街柳巷，号称风流不下流之燕京第一情种，等下出来的应该就是他；姜家难说，他家公子哥个个都说自己从来不玩女人，但个个早上都挂着黑眼袋精神萎靡，大概是从来不会只玩一个女人；姚家你不用管，穿得金光闪闪的就是，随便逮个揍，都有钱！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咦，你今晚怎么特别沉默，紧张吗？”

“我在想，”黑暗的巷子里君珂的眼睛一闪一闪，说话却慢吞吞的，“你怎么对这里和这些嫖客这么熟悉呢？”

半晌，纳兰述正色道：“我一点都不晓得，这都是小希的清音部搜集的情报，我要感谢他！”

远在别业里的晏希，突然连打了三个喷嚏……

不得不说，小希的清音部搜集的情报确实相当之准确。二更刚过，一个高个子青年，带着两个随从，从巷子里走过。

君珂大大方方地飘落在他面前。

两人对话如下——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好，我是君珂。”

“啊，君姑娘……你夜半拦本公子于黑巷，可是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哦……是不是听说了武举大考的事？抱歉，在下是和兵部主事打过招呼，安排我和你比一场。你大概是为此不安，来求我手下留情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呵呵，让君姑娘担心至夜不能寐，特意赶到这里来求情，是在下的罪过了。既然姑娘亲自出面，在下也了解姑娘的难处，只是在下也有难处……这样吧，在下一定会手下留情，不会损伤姑娘的玉体的。”

砰！

一瞬安静后，君珂对倒地不起鼻血长流的韦家公子道：“可是我担心我会损伤你的玉体，怎么办？”

韦公子无语。

君珂蹲下身来，鼻血长流的韦公子惊恐地盯着她，“你要做什么？你是来向我示威吗？”

“我来跟你打个商量。”君珂正色道：“我仰慕韦公子风采，一心想要输给你，求你成全我。”

韦公子再度无语。

半晌后，捂着鼻子大惑不解的韦公子跌跌撞撞地走了，留下了燕京郊县良田五百亩、庄园一座……

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，来了三个公子哥儿，穿着朴素，不像有钱人，倒像普通书生。

但是纳兰述用他的火眼金睛看出了这三个人的真实身份，斩钉截铁地告诉君珂：“姜家的冤大头来了！”

君珂大大方方地飘落在他们面前。

四人对话如下——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们好，我是君珂。”

“君珂是谁？”喝得醉眼迷离的姜家二公子早已忘记这名字，和蔼可亲地说道：“姑娘，我们是吟诗路过这里的。你一个年轻女子，夜半在黑巷阻拦男子，可不大好。”

“你们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吗？”君珂对着前方灯红酒绿的花街一指。

“罪过！罪过！”姜家二公子大惊失色，问身边的一个男子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”姜家大公子正色问走在最后的姜家三公子。

帽子压得很低的姜家三公子摇摇头。

“哦，那算我看错了。”君珂微笑，“可我就是想在这里拦住你们，怎么办？”

走在前面的两位姜家公子对视一眼，突然笑了。

姜家二公子上前一步，正要搭话，一直隐在暗影里的那个个子矮一点的姜家三公子，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袖。

姜家二公子回头，安抚地拍拍他，低声道：“小……没事的，我问问就来。”

他上前一步，凑到君珂耳边，低笑，“姑娘是在这里等我们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姑娘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姑娘是以舞为生的吗？”

君珂想了想，以武为生？也不能算错，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“那姑娘想要什么样的舞呢？又是什么样的价钱呢？”微笑渐渐变成了淫笑，“飞燕凌波式？老牛拉车式？看姑娘眸亮神清，肌肤滑腻，想必还是处子，我们兄弟两人也不会亏待了你，五百两一夜，如何？”

砰！

一声巨响后，姜家二公子挂在墙上，伤心欲绝地大叫：“有辱斯文！有辱斯文！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暴力，如此蛮不讲理，对男子随意挥拳相向？岂有此理！我要让燕京府拿你！”

姜家大公子冲了上来，“大胆妖女，看我来教训你！”

砰！

姜家大公子也挂在了墙上，却是纳兰述踢的。

敢对小珂说那样的话？姜家的人真是比他想象的还恶心！

纳兰述把那两人端端正正放好，姜家那位一直躲在暗影里的小公子，不仅没有冲上来解救哥哥，还悄悄往后缩了缩。

君珂和纳兰述都不是乘胜欺人的人，就当没看见。

君珂走到那两人面前，再次自我介绍，“我叫君珂。”

“我管你叫什么君珂、青稞……”姜家二公子骂到一半终于醒悟过来，“君珂？参加武举大考的那个神眼君珂？”

终于想起来了，太不容易了。君珂欢欣鼓舞，仰头，诚恳地对脸色大变的两人道：“我的武功如何？”

对方无语。

“比你们如何？”

对方无语。

“你们也看见了，我想赢你们太容易了，想输却很难。”

姜家公子们露出悔不当初的表情。

“但是，做人要迎难而上！”君珂正色，“我想要挑战难度比较高的那种。”

对方惊诧无语。

“两个选择。”君珂亲切地道：“第一，你们出点安慰费，我输给你们，皆大欢喜，从此各不相干；第二，你们坚决守着钱袋，我坚决捍卫你们钱袋的完整性，但是你们会被挂在这里直到明早让所有人都看见，并且武举大考考试中你们会输得很惨，然后被凌云院劝退。多么简单的选择呀。”她摊手，笑吟吟道：“请君自决。”

真是多么简单的抉择啊！

半晌后，姜家三位公子相携着蹒跚离去，留下银票五万两、燕京最好地段宅院一座……

君珂躺在墙头上数战果，笑得见牙不见眼——比买彩票还爽啊，买彩票还要花两块钱本钱，这可是两拳就换了个千万富翁啊……

君珂抱着银票在墙头上美美睡了一觉，天快亮的时候才等来了刚刚结束彻夜狂欢的钱家公子们。

那群人刚来的时候君珂还以为天亮了——他们金光闪闪的袍子就像一个移动的小太阳，差点闪瞎了君珂的钛合金眼。

君珂坐在墙头上，端详着那到处都镶着金丝的袍子，纳闷地感叹道：“这么



招摇的风格，怎么能在燕京活到今天啊？”

随即她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能活到今天——和前面那两批有所顾忌的贵介公子不同，姚家人不以逛窑子为耻，玩女人也是前呼后拥，带的护卫足足有一个加强排。

今晚君珂是要来展示她的个人武力的，事先和纳兰述说好不带尧羽卫，也不要纳兰述出手，此刻护卫虽然极多，也不过换她一笑而已。

她大大方方地飘落在一堆护卫面前。

吸取前一次的教训，她先不自我介绍。

“你们好。”她有礼地颌首，“我来打人。”

护卫们还没从这淡定的宣告声中回过神来，君珂已经冲进了护卫群。

被护卫们层层叠叠围着的姚家大公子，根本没觉得危险逼近，远远看见君珂的容貌，十分兴奋，跳脚大叫：“这个有味道！不要伤了她，爷们儿要玩玩！”

一道冷电射来，诡异地绕过打架的人群，奔向了兴奋的姚家大公子的嘴。姚家大公子长声惨叫，吐出血淋淋的断齿和一嘴的泥巴，地上落了块土坷垃。

“什么人！给我打，给我打……”姚家大公子叫了一半，忽然惊骇地发现，自己面前那三四层人墙没了。

再一看，巷子里已经倒了一地呻吟呼号的护卫，君珂正在晨曦里微笑，脚踩护卫，手拿大刀。

“女强盗！”姚家公子们大惊失色，拔腿就逃。君珂一脚踢翻了跑得最慢的那个，那人抱头大叫：“女强盗，女大王，我给钱，我给钱！”

君珂笑了。

姚家人就是好，识时务，省事，都不用她动嘴皮子。

随即她的笑容就凝结住了。

“我给钱！”那公子哥儿还在大叫：“你要多少钱都有，不要强奸我！”

……

半晌，君珂恶狠狠地踢向他的下巴……

一刻钟后，一堆鼻青脸肿的护卫扶着一堆鼻青脸肿的公子哥儿，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巷子，留下了身上所有价值连城的饰品和燕京最繁华地段的半条街的商铺……

这条君珂夜半堵人要钱的小巷，自这夜之后，成为令燕京贵族们闻名丧胆的“抢钱巷”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条巷子没有人敢走，公子哥儿们宁可走灯火